

想對南方用兵，也不關心漢人土地。由這些看來，這個北方傳來的情報，根本缺乏可靠性，恐怕就是偽造出來做為陳橋兵變的序幕。

(2)正月初二日，匡胤尚未出兵時，京中已有謠傳點檢作天子，可見這次政變，京城中人已有風聞，只是內廷不知而已。

(3)當匡胤兵變返京，京城中人走告其母杜太后，太后說：我兒子早就懷有大志，現在果然不錯。顯然匡胤的母親並不驚訝這突來的消息，也未加評論之詞。而當初二日京中謠言盛傳之時，匡胤驚慌回家告訴乃姐，唯恐事機洩露，他姐姐反而斥責他既有此志，不必怕人知，應敢作敢為。可見，匡胤的蓄志，家中人都知道。

(4)匡胤赴陳橋之前，曾焚毀文書一批，自有用意。

(5)兵變之時，好似演戲，計劃井然，安排有序，不像真正突發的兵士嘩變。同時，有許多說不通之處，例如匡胤本人為禁軍領袖，抵禦強敵之全軍統帥，豈能夜宿大醉而不知兵變？倉促之際加身之黃袍又何來？禪位詔書那能臨寫就而成的？

總之，陳橋兵變，實為趙匡胤所自編、自導、自演的史劇，另外再加上三種憑藉，始得成事：一為後周朝廷剩下孤兒寡婦，對匡胤無法抵制。二為匡胤父宏殷久掌禁軍，匡胤的部屬，多為其父舊口袍澤，父子二人皆與禁軍有密切的關係及久遠的感情，因而獲得禁軍擁護。三為匡胤有所謂「義社十兄弟」，皆為禁軍將領或掌軍旅之武人，是當時實力派人物，這批人都支持匡胤。而且那個時代，掌握兵權的武人，多趁其故主死亡，遺下寡婦幼兒，乘機篡奪其王位，後周太祖郭威即以此法篡奪後漢王位，趙匡胤如法泡製，自也視為當然了。

新城四年(續)

蔣 山

花園新城風景線，大致可分為三區：一區、自山口、亭亭小店右手沿花園一路經愛土樓，到這區頂點竹莊，包括桔園路的新城教堂。二區、自亭亭小店左邊花園二路上坡，曲折盤旋直達梅崗的中華女童軍訓練中心。這裡地勢最高，可以欣賞梯田溪谷，出岫雲烟。三區、是遊樂區，以聽濤館為中心，包括游泳池、蘭溪公園，及新城樂園。早起居戶散步、運動的，多上二區梅崗。一般遊客則麪集三區。每逢星期假日，車水馬龍，絡繹不絕。惟有信主的，一心向着一區桔園路教堂，天天晨更朝聖。筆者原有睡懶覺的習慣，一直未能革除，但自遷居新城以後，為要參加晨更查經，不得不勉力提早起床，久而久之，終於克復困難，除去數十年晏起的舊習。

花園新城自然離不了花，這裡特別介紹社區裡一位了不起的女青年作家劉俠姊妹。她自十二歲時起，即患類似風濕關節炎，竟奇蹟般克復了難以想像的艱苦困難，自我進修，完成了許多優美著作。在她所著「生之歌散文」裡有一篇「山與花」，對新城四時的花木，有生動的描述：

「春天的幕剛拉，杜鵑便迫不及待地登場了，生怕別人搶了它的鏡頭似的，開得那樣喧鬧放肆，滿枝怒放的花朵，霸住山徑的兩頭。玫瑰、扶桑、大理也爭相吐艷。小雛菊絢爛一地，在五月的黃梅天，她們就替代了陽光。

接着，相思樹與千年桐也細緻地綴滿一樹金黃和雪白的花朵，一陣風過，宛如洒落一地的碎金碎銀。

八月的蟬聲裡，紫薇花在風中一路裊裊 婷婷地笑着。波斯菊昂首挺立，哦，她們大概是九成九九的黃金鑄成的吧！還是將盛夏驕陽的光彩都收集到自己身上來了！

秋露深了，轉眼之間，山野間便開滿了葦花，空氣中輕漾着一份淡淡清雅的香氣，桂花也悄悄吐露她們細小甜蜜花蕊，柔弱的叫人憐愛。哦！掬一把桂花釀點蜜露吧！不知可也能得一點天地靈氣！

由紫紅翻白的「芒花」，搖曳在多風多雨的冬天，許多花都憩息了，許多草都睡了，惟有聖誕紅以她迸出鮮血般的熱情向大地訴說她的愛慕，在這樣一個清寂的季節裡，帶來一點希望和溫暖。」

交大之友

張公權先生追思禮拜

在臺北隆重舉行

前交通部長張公權先生，於六十八年十月十三日以心臟病逝美國加州寓所，高齡九十有一，福壽全歸，在美治喪安葬於奧克蘭公墓。

臺北友好白巖前總統以次，特於十二月五日上午假基督教懷恩堂舉行追思禮拜，由周聯華牧師證道，以伸悼念。

公權先生當年對交大及交大畢業生愛護提携有加，故尊之為「交大之友」。四年前在加州蒙特利全美洲交大同學第三次團聚時，公權先生應邀欣然出席，與交大師生歡敘一堂，並曾發表演說。

敬悼張師德慶

——理論與實用並重教學的提倡者——

沈 兆 龍

交大友聲第二七五期，載有前輩學長趙真覺先生大作「慶祝母校誕辰提供三點意見」，其中第二點「在教學方面應以『自立自強』為中心目標」一節中，提到張德慶先生稱：張先生是一位實事求是的一位交大人。

張先生是上海交大機械系第二屆畢業生，曾在美國普渡大學深造，其後又到過德國，會說很流利的德語。他教過我們大三的熱力工程學，大四的機械製造。上課不帶書，全憑經驗講書，內容豐富，他有個習慣，每次上課時，必須叫學生名字站起來答覆他就前次上課內容所提的問題，所以上他課的學生，必定要事先複習上次講課內容，否則站起來答不出，很失面子的。

張先生機械智識豐富，我們稱他是『機械人詞典』。他那時除在交大教書外，還在機械系主任柴志明先生主持的第五軍戰車修配廠擔任總工程師，抗戰期內，物資缺乏，要修配戰車，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，可是張先生領導一批優秀工程師（包括現在美國的唐江清和劉昌夏幾位學長）克服困難，圓滿達成任務。